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照新志 第一卷

神廟聖意，銳於圖治。熙寧之政，既一切變更法度，開邊之議遂興。洮河成功，梅仙拓地，然後經理西南小羌。韓存寶以弗績誅，繼而永洛大勦，徐禧之徒死之。由是恥於用兵，上亦鬱陶成疾。元祐初政，廟堂諸公共議，捐其所取。紹聖、崇寧紹述之說舉，竄逐棄地之柄臣，取青唐，進築湟鄯銀夏。至童貫、蔡攸乃啟燕雲之役，馴至靖康之禍，悉本二子紹述。思之令人痛心疾首。

元祐黨人，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。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，至蔡元長當國，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，殆至三百九人，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。其中愚智罔淆，不可分別，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，亦獲廁名矣，唯有識議論之熟者，始能辨之。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。呂汲公、梁況之、劉器之定王介甫新黨呂吉甫、章子厚而下三十人，蔡持正新黨安厚卿、曾子宣而下六十人，榜之朝堂。范淳父上疏以為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。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：「吾輩將不免矣！」後來時事既變，章子厚建元祐黨，果如忠宣之言。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，而卒使國家受其咎，悲夫！

元祐初修《神宗實錄》，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，如黃、秦、晁、張是也，故詞彩粲然，高出前代。紹聖初，鄧聖求、蔡元長上章，指以為謗史，乞行重修。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《涑水紀聞》，如韓、富、歐陽諸公傳，及敘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，王文公之詆永年、常山，呂正獻之評曾南豐、邵安簡借書多不還，陳秀公母賤之類，所引甚多。至新史，於是《裕陵實錄》皆以硃筆抹之，且究問前日史臣，悉行遷斥，盡取王荊公日錄無遺，以刪修焉，號硃筆本，陳瑩中上書曾文肅，謂「尊私史而壓宗廟」者也。其所從來亦有本焉，覽者熟究而攷之，當知此言不誣。

紹興庚申，金人以河南故地歸我，詔以孟富文庚為東京留守，富文辟舉少董良史以自隨。未幾，金敗盟，少董身陷偽地者累年。嘗於相國寺鬻故書處，得熙豐日曆殘帙數葉，無復倫序。少董南歸，出以相示，於是緝其可以傳信者凡八條，今錄於編，亦有已見《裕陵實錄》中者，併存之。

雲中書劄子：度支員外郎、充龍圖待制，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呂大防奏：「伏見本路鳳翔府寄居著作佐郎、前崇文院校書郎張載，學術精深，性資方毅，昨因得告尋醫，未蒙朝廷召命，義難自進，老於田間，眾所共惜。臣未敢別乞朝廷任使，慾望聖慈，且令召還書館舊職。有不如臣所舉，甘坐罔上不忠之罪。候敕旨。」奉聖旨依奏，許朝參，令發來赴闕，依舊供職。

又云中書省劄子：已降敕旨，奉使高麗船，第一隻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，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。右奉聖旨。額且令御書院如法書寫，一面疾速入急遞至明州交割，及本州製造牌額安排。所有敕牒，令安燾等收掌。

又云均州奏：為本州編管、前漳州軍事判官練亨甫，逐次與兄練劫、弟練冲甫往女弟子魯麗華家踰濫。後收養在寶林院郭和尚房下，令求食。因探見魯麗華與百姓王九在店飲酒，喚歸寺，毆打魯麗華。致樂營將申舉，已送司理院照對去訖。奏聞。

又云晉州奏：據雄州防禦推官、知秀州崇德縣事、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。欲乞令今後春秋釋奠，並以兗鄆二公配享。如允所請，乞即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，伏乞備錄聞奏。州司所據陸長愈狀奏聞，候敕旨。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，今據本寺狀看詳：『先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，及以次從祀，皆其門弟子也。孟子知道，固當知尊禮，然與孔子異代，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，所請難議施行。』申部看詳：『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。古者配享及從祀，但取著德立功，其道有以相成者，不必皆用同時之人，如蠟之祭也，主先畜而祭司畜，先農之配，即以後稷神。勾芒為少昊氏之子，祝融為高辛氏火正，今春秋之祭，則勾芒配伏羲、祝融、大庭，迎氣之日，又為從祀，是異代之人得為配祀明矣。唐貞觀二十一年，詔伏勝、高堂生、杜預、范寧之徒二十一賢，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，至今猶為從祀。孟子於孔聖之門，當在顏子之列。至荀況、揚雄、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，有益學者，久未配享，誠為闕典。伏請自今春秋釋奠，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。設位於兗國公之次；所有荀況、揚雄、韓愈，並以世次先後，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。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、備修祀典之意。謹錄奏聞，伏候敕旨。』帖檢會左丘明至范寧等二十一人並封伯爵。如允所請，即乞荀況、揚雄、韓愈並加封爵。自國子監及天下，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，其冠服同兗國公。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，荀況在左丘明之下，揚雄在劉向之下，韓愈在范寧之下，冠服皆從封爵。奉聖旨依。

又云敕下江東轉運司斷：『太中大夫、充龍圖閣待制、知江寧府陳繹為前知廣州日，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，將鬆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；並將公使錢糴糧餼飼自己白鷗等，並役使土丁槍手修築廨宇內地基；及並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，並申奏辨明所犯虛詐，及取勘時逐次虛妄等罪。並男承務郎、新差汝州洛南稻田務陳彥輔，役使廣州軍人織造木綿生活等罪，並取勘虛妄，併將仕郎、試國子監四門助教郭應之於廣州公使庫受供給，與陳繹管勾宅庫，買物虧價。陳繹合追見在太中大夫，舊官諫議大夫、龍圖閣待制。或以職當徒一年勒停，緣前項輕罪內犯盜賊一疋，仍令準例追毀出身以來誥敕文字，除名勒停。放陳彥輔各從杖一百。私罪上定斷罰銅十斤。放郭應之該赦。』奉敕並依斷，內陳繹特免除名勒停，落龍圖閣待制，仍追一官，差知建昌軍營鄧瑛成資過滿闕，陳彥輔特衝替。

又云王安石劄子奏：「幸遭聖運，超拔等夷，知獎眷憐，逮兼父子，戴天負地，感涕難勝。顧迫衰殘，糜捐何補。不勝螻蟻微願，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一所，永遠祝延聖壽，如蒙矜許，特賜名額，廣昭希曠，榮遇一時，仰憑威神，誓報無已。取進止。」奉聖旨，依所乞。以『報本禪寺』為名額。其中載練亨甫事，亨甫以知經術馳名熙寧間，為王荊公之高弟，而所坐適爾，殊不可曉。又恐在謫籍，一時官吏迎合觀望，如秦少游，未可知耳。

章聖朝，種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。上命設宴禁中，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。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，誦北山移文一遍。明逸不懌，云：「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？」熙寧中，王荊公進用時，有王介中甫者，以詩詆之云：「草廬三顧動幽蟄〔「幽」一作「春」〕，蕙帳一空生曉寒。」荊公不以為忤，但賦絕句云：「莫向空山覓舊題，野人休誦北山移。丈夫出處非無意，猿鶴從來不自知。」〔「不自」一作「自不」〕蓋取於此。中甫三衢人也，昭陵時中制科，仕裕陵為從官。子沆之彥允、漢之彥周、渙之彥昭、瀉之彥楚，皆近世名卿，今家居京口。

熙寧中，有太廟齋郎姜適者，淄川人，樞密遵之孫。嘗從開封府覓舉，還鄉途中，有平輿數乘，每相先後，初亦不暇問之，既抵裡中，乃徑趨其家。適出詢之。有婦人焉，顏色絕代，方二十餘，語適曰：「吾來為汝家婦。」適曰：「吾納室久矣，豈容他人？」婦云：「使足下自有妻，我願妾御無悔。」反覆酬酢久之。適知其怪，然勢不容拒，遂以廊廡間空屋數楹處之，徐觀其變。婦者亦有使令，自置煙爨，烹飪飲食，無異常人，略無毫髮之擾，亦不與之講男女之好也。既無從詰其來歷，但合門畏懼而已。積是逾年，人情相與亦頗稔熟。忽有道人直造舍，婦一見掩袂大哭。道人者語適云：「子倘不遇我，禍有不可言者。此婦人劍仙也，始與其夫亦甚和鳴，終乃反目。婦易形外避，其夫訪於天下，今將跡至君家來殺此婦，並及君焉。吾先知之，萬里來救君命。今夕必有異，子但閉目勿開，安以待之，可保無虞。」是夜三鼓後，忽窗中劃然有聲，見二劍自空飛入。適如其言，瞑目安坐。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頭之前後。天將曉矣，忽聞喝聲甚厲，云：「可啟觀！」即早來之道人也。下視之，有人首一，血流滿地。道人曰：「可賀矣。」腰間瓢中取藥一捻布之，血化為白水，人首與道人俱不見。次日，婦人亦辭謝而去。適自此神氣秀爽，不復以利名縈心。屏妻子，常往來鄆杜之間，以藥餌、符水療人之疾，數見奇效，時人敬之。其後孫處恭安禮所言如此。安禮君子人也，所言必不妄。

明清近觀《熙寧〔一作「豐」〕起居注》云：元豐四年，慈聖光獻皇后上仙，裕陵追慕至忘寢食。適詣闕上言，能使返魂，上亦信之，使試其術，且載其施行云：「太廟齋郎姜適進狀，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，光祿寺丞緯之姪，為學道休官，有法，能致太皇太后復生。詔差御藥院李舜舉，傳宣中書、密院兩府南廳聚詢，本人稱限六十日內當如其所陳。於京師城西金明池內修壇作醮，

差御藥監及宣使賜淨衣一套。至期無驗，復詰之，云：『太后方與仁宗憑玉闌干，賞千樹梅花，無意復思人間。』上以狂妄除名，送秀州編管，後不知所終」。

元祐四年〔原本「四」作「三」，據宋史蘇軾傳、本書卷五孫仲益童年條改〕，東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錢塘，道由毘陵之洛社。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簷之下，仲益方七八歲，立於岸側。東坡望見，奇之，呼來前與語，果不凡，詢其所學，方為七字對矣。與之題云『衡茅稚子璠璣器』，仲益隨聲應之云：「翰苑仙人錦繡腸。」大加賞歎，贈之以縑酒，囑其父善視之，後來果為斯文之主盟。

趙諗者，其先本出西南夷獠，戕其族黨來降，賜以國姓。至諗，不量其力，乃與其黨李造、賈時成等宣言，欲除君側之姦，詞語頗肆狂悖，然初無弄兵之謀。建中靖國時事既變，諗亦幡然息心，來京師注官。時曾文肅當國，一見，奇其才而薦之，擢國子博士。諗謁告，省其父母於蜀中。其徒句群以前事告變，獄就，遂以反逆伏誅，父母妻子悉皆流竄。改其鄉里渝州為恭州。文肅亦坐責。告詞略云：「逮求可用之才，輒薦逆謀之首」是也。究其始，止由狃忿妄作，遂至殺身覆宗，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，學者亦當以輕剽為戒焉。

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，未嘗不流涕也。嗟夫！士大夫處昏庸之世，不幸罹此，後來無人別白，可恨！近觀《續皇王寶運錄》云：僖宗光啟四年正月詔云：「大和九年，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，並見陷逆名，本承密旨，遂令忠憤終被冤誣，六十餘年幽枉無訴。宜霽沛澤，用慰泉扃，並與洗雪，各復官爵，兼訪其子孫與官。」使銜冤之魂，亦伸眉於九原矣！惜乎劉昫、宋景文、歐陽文忠不見此書，載之於新、舊唐史，殊為闕文。如褒贈常濬、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，已見之洪景廬《容齋三筆》，不復重錄。

明清家昔有盧載《范陽家誌》一書，敘其祖多遜行事之詳，為陸務觀假去，因循不曾往索，尚能彷彿記其二三。一則云：「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。多遜竄逐後，萬里相望，聲跡〔耳少〕絕。時法禁嚴，邸報不至海外。一日，忽赦書至，後有「參知政事李」。多遜云：「此必孟雍，若登政府，吾必北轅。」戒舍人僦裝，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。未渡巨浸間，忽見江南李後主，衣冠如平生，問云：「相公何以至此？」多遜云：「屈。」後主斥之云：「汝屈何如我屈！」由是感疾而殂。又多遜門下士有種英、蘇冠者，平生最器重之。得罪後，賓客雲散，獨英、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。英後易名放，即明逸。冠易名易簡，魁天下，為參知政事。

本朝有兩張先，皆字子野，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，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，其後文忠為作墓誌銘，稱其志守端方，臨事敢決者。一乃與東坡先生遊，東坡推為前輩，詩中所謂：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來燕燕忙。能為樂府，號張三影者。有兩蘇世美。一東坡作哀詞者，一蘇丞相子名京，二人皆知名士也。

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，舉世皆知之。子高初名迥，後以傳其詞徧國中，於是改名蘧，易字子開。與蘇、黃遊甚稔，見於尺牘。東坡先生又作芙蓉城詩云：決別之時，芙蓉授神丹一粒，告曰：無戚戚，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。初所未喻。子開時方十八九，已而結婚向氏，十年而鰥居，年四十，再娶江陰巨室之女，方二十矣。合卺之後，視其妻則倩盼冶容，修短合度，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。詢以前語，則惘然莫曉。而澄江，江陰之裡名也。子開由是遂為澄江人焉。服其丹，年八十餘，康強無疾。明清王午歲，從外舅帥淮西，子開之孫明之諱在幕府，相與遊從，每以見語如此。此事與《雲谿友議》玉簫事絕相類。子開，趙州人，忠穆之孫，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。仕至中散大夫，晚歸守濡須，祠堂在焉。賀方回為子開輓詩詞云：我昔官房子，嘗聞忠穆賢。又云：和璧終歸趙，幹將不葬吳。今乃印在秦少遊集中，明之子即為和寧也，少遊沒於元符末，子開大觀中猶在，其誤明矣。

元符中，饒州舉子張生游太學，與東曲妓楊六者好甚密。會張生南宮不利，歸，妓欲與之俱，而張不可，約半歲必再至，若渝盟一日，則任其從人。張偶以親之命，後約幾月，始至京師。首訪舊游，其鄰僦舍者迎謂曰：「君非饒州張君乎？六娘每恨君失約，日託我訪來期於學舍，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。前三日，母以歸洛陽富人張氏，遂偕去矣。臨發涕泣，多與我金錢，令侯君來，引觀故居畢，乃僦後人。」生入觀則小樓奧室，歡館宛然，幾榻猶設不動，知其初去，如所言也。生大感愴，不能自持，跡其所向，百計不能知矣。作雨中花詞，盛傳於都下云。或云即知常之子子功燾也。其詞云：「事往人離，還似暮峽歸雲，隴上流泉。強分圓鏡，枉斷哀絃。曾記酒闌歌罷，難忘月底花前。舊攜手處，層樓朱戶，觸目依然。從來懶向，繡緯羅帳，鎮交比翼文鴛。誰念我，而今清夜，常是孤眠。入戶不如飛絮，傍懷爭及爐煙。這回休也，一生心事，為爾縈牽。」此得之廉宣仲布所記云。

明清述揮塵錄，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為軍府。今又敬以徽宗詔旨攷之，云：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，宣德郎王恬等言：「本貫遂州，按《九域志》，都督府遂州為遂甯郡武信軍節度使。元豐八年，陛下初封遂甯郡王。紹聖元年，復以遂甯郡王出閣，與蘇、潤二州時同而事均。緣本州遂甯縣，元符二年，縣下慧明院，秋冬間，忽觀佛像五次出現，父老咸曰：遂甯佛出。越三年，奉陛下即位，嗣登寶位。此其祥兆，乞改府額。詔陞為遂甯府。又詔：主上嘗封蜀國公，陞蜀州為崇慶府。政和七年十二月王午，詔以宿州零壁為靈壁縣，以真州為儀真郡，通州為靜海郡，秀州為嘉興郡，從《九域圖志》所奏請也。《實錄》與三州圖經及儀真、通州、嘉興三志皆所不載。明清嘗陳於禮部，乞行下逐州照會施行。

是歲十二月甲申，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：切見朝廷講讀之官，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、侍講，而諸王府亦有侍讀、侍講官。不當比擬，稱呼相紊，名之不正，孰大於是。太宗皇帝初為韓、冀諸王置侍講，後有欲為皇族子孫置之。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為奉諸王講，請以教授為名。從之。且皇族學官，尚不可與王府同稱，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？詔諸王府侍講改為直講，侍讀改為贊讀。大亨字嘉甫，一時知名士也。

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，知溫州蘇起奏：臣昨謹將耕籍詔書刻石被以雲鶴，安奉廳事。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。自此風雨調順，禾稼茂盛，既已收穫，枯麥又復生穗，每畝得谷一石至七八斗。乞令諸路州縣，效此施行。祐陵覽奏不樂，雲：起詔佞一至於此，何以儆在位？其華飾手詔，豈不是相侮！可送吏部。

陳瑩中《諫垣集》言之詳矣。削籍於建中靖國〔此處疑有脫誤〕。崇甯初，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，卒於位，恩數甚渥。後二年，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，登對歸，與客言：穆若之容，不合相法，終當有播遷之厄。客告其語，遂坐誅。弟邦送涪州編管，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。具列詔旨。至重和元年，燕雲之伐興，處厚之姪孫堯臣，以布衣詣京師，扣闕上書，力陳不可，且極言一時之失，逾萬言。永祐御批雲：比緣大臣建議，欲恢復燕雲故地，安堯臣遠方書生〔「安」原誤作「王」〕，能陳歷代興衰之跡，達於朕聽，臣僚咸謂毀薄時政，首沮大事，乞行竄殛。朕以承平之久，言路壅蔽，敢諫之士不當置之典刑，優加爵賞，僉論何私。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，因處厚責降，遂寢不行。今處厚未盡復舊官，可特追復正奉大夫，給還遺表恩澤，特先補堯臣承務郎。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。明清伏讀至是，淚落闌干，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，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為非，特當時大臣，惟務迎合將順以邀功，不能身任死爭，卒至禍亂，可不痛哉！今盡列堯臣之疏於左：

臣觀商高宗嘗命傅說曰：朝夕納誨，以輔台德。說復陳於王曰：惟木從繩則正，後從諫則聖。後克聖，臣不命其承疇，敢不祇若王之休命。臣每讀至此，未嘗不掩卷太息，以謂天下萬幾，一人聽斷，雖甚憂勞，不能盡善。堂上遠於百里，以九重之深，而欲盡聞四方萬里之遠，百辟之忠邪賢佞，生民之利害休戚，顧不難哉。是以帝王之德盛於納諫，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，天下同臻於晏然之域，社稷之利也。臣聞陛下臨禦之初，從諫如流，嘗下求言之詔曰：言而不當，朕不加罪。於是謇諤之士，冒昧自竭，咸盡愚衷。而儉人欲杜塞言路，竊弄威柄，乃惑感陛下，加以詆誣之罪，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矣。比年以來，言事之臣朝奏夕貶，天下之人結舌杜口，以言為諱。乃者，宦寺專命，交結權臣，共唱北伐之議，思所以蠹國而害民。上自宰執，下至台諫，曾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，咸以前事為戒，陛下復何賴焉？臣愚謂燕雲之役興，則邊隙遂開，宦寺之權重，則皇綱不振。此臣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也。臣螻蛄之微，自頂至踵，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。倘使上冒天威，必罰無赦，臣雖就死無悔，何憚而不言哉？願畢其說以獻焉。臣聞中國，內也；四夷，外也。憂在內者，本也；憂在外者，末也。夫天下無內憂而有外懼，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，有道未

必服，無道未必果來。聖人以一身寄於巍巍之上，安而為太山，危而為繫卵，安危之機，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。有天下國家者，必固本以釋末，未嘗竭內以事外。雖羈縻制禦之不失，徒使為中國之藩籬耳，曷嘗與之謀大事、圖大功，俾憂生於內也？昔王鬱說契丹入塞以牽晉，兵定，人皆以為後患，可不鑒哉！古者夷狄，憂在內不在外。外憂之患，吾能固本以釋末，將賢而士勇，隨即翦滅，其患不及中原，太山之安，有足恃者。內憂之懼，由吾竭內以事外，邦本凋殘，海內虛耗，繫卵之危，指日可待。外憂之不去，聖人猶且恥之，內憂而不為之計，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無憂，甚可懼也，陛下亦思之乎？厥今天下之勢，危於繫卵，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，委任奸臣，竭生靈膏血，數挑強胡，以取必爭之地，使上累聖德，億兆同憂。且天生北狄，謂之犬戎，投骨於地，狃然而爭者，犬之常也。今乃搖尾乞憐，非畏吾也，蓋邊境之上，未有可乘之釁使之來寇，彼故茫然不以動其心。陛下將啟燕雲之役，異日唇亡齒寒，邊境有可乘之隙，狼子野心，安得不畜其銳而伺吾隙，以逞其所欲大欲耶？將見四夷交侵，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。昔秦始皇纒累世之餘烈，既並六國，南取百粵之地，以為桂林象郡，北築長城而守藩籬，卻匈奴萬里。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，乃貪利而欲廣大也。故功未立而天下叛。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，財力有餘，士馬強盛，務倏封略，圖制匈奴，患其兼徙西國，結黨南寇，乃表河曲，列四郡，開玉門，通西域，以斷匈奴右臂。師旅之費，不可數計，至於用度不足，算及舟車。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，始棄輪台之地，下哀痛之詔，豈非仁聖之所悔哉？宋文帝元嘉中，比西漢文、景，分命諸將，攻略河南，致拓跋瓜步之師，因而國亂。陳宣帝纒業之後，拓土開疆，志大不已，遂有呂梁之敗，江左日蹙，力殫財竭，旋為隋氏所滅。隋煬帝恃其富強之資，逞無厭之欲，頻出朔方，三駕遼左，旌旗萬里，賦斂百出，四海騷然，土崩魚爛，喪身滅國。唐太宗定海內，時稱英主，然而東有遼海之軍，西有昆丘之役，師旅數動，百姓疲勞，雖未至於禍亂，然不免有中才庸主之議。明皇開元之際，宇內謐如，邊將邀寵，競圖戰伐，西陲青海之戍，東北天門之師，積石恒邏之戰，雲南渡瀘之役，沒於異域數十萬人。燕寇乘之，天下離潰。是皆貪地窮兵，好功勤遠，忽守成持盈之道，不顧勞民之弊。昔者，周宣中興，獵狃為害，追至太原，及境而止，蓋不欲弊中國、怒遠夷也。故享國日久，詩人詠其美。孝文專務以德化民，凡有不便，輒〔施〕換弓以利民。匈奴結和親，後乃背盟入盜，令邊備守，不發兵深入，恐勞百姓。是以國富刑清，漢祚日永，天下歸仁。孝元亦納賈捐之議，棄珠崖之陋，後世以為美談。東漢建武中，人康俗阜，臧宮、馬武請伐匈奴，報曰：「捨近謀遠者，勞而無功；捨遠謀近者，逸而有終。務廣地者荒，務廣德者強。有其有者安，貪人者殘。自是，諸將莫敢復言兵事，可謂深達遠源者乎。曆觀前世，雖徵討殊類，時有異同，勢有可否，謀有得失，事有成敗，然毒蠱四表，瘡痍兆姓，未嘗不由好大喜功，竭內事外者也。人謂國雖大，好戰必亡。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，王者不治夷狄。《春秋》亦內諸夏而外夷狄，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，以其言語不通，幣幣不同，種類乖殊，習俗詭異，居於絕域之外，山河之表，崎嶇山谷險阻之地，是以外而不內，疏而不戚；政教不及其人，正朔不加其國，誠不欲竭內以事外也。故樊噲嘗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，季布謂其可斬。馮奉世矯詔斬沙車王，宣帝議加爵賞，蕭望之謂矯詔違命，雖有功不可為法，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。陳湯誅郅支，匡衡劾其矯制而專命。郝靈荃斬獸啜，姚崇慮〔疑為「慮」〕彼邀功者生心。三朝終不加爵賞，抑有由矣。是知古者天子，守在四夷，來則懲而禦之，去則備而守之；其慕義而貢獻，則接之以禮，羈縻不絕，使曲在彼，乃聖人制禦夷狄之常道也。在昔，東胡避李牧，北虜憚鄧都，南蠻服孔明，西戎畏郝玘。此四人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寬厚而愛人，君臣同體，固守邊疆，故能威震四夷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志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或有僥倖一時，為國生事，興造邊隙，邦憲具在，夫何患云。我宋太祖皇帝，撥亂反正，躬擐甲胄，總熊羆之眾，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，然卒不能下幽、燕兩州之殘寇，豈勇力智慧不足哉？蓋兩州之地，犬戎所必爭者，不忍使我赤子重困鋒鏑，乃置而不問。章聖皇帝澶淵之役，以匈奴舉國來寇，不得已而與戰，既戰而勝，乃聽其求和，遂與之盟，遡巡引兵而退。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。伏願陛下思祖宗積累之艱，鑒歷代君臣之失，永塞邊隙，務守景德舊好。選忠信智勇之人，如鄧都者，使守險塞，而嚴軍高壘毋戰，據關扼險，荷戟而守之，無使夷狄乘間伺隙，窺我中國。上以安宗廟，下以慰生靈，豈不偉歟！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，則邊隙遂開者，此也。臣觀自古國家之敗，未嘗不由宦者專政。當時，時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，而因循信任，不能斷而馭之。故終至委靡頹弊，傾覆神器，不可支吾而後已。大抵此曹手執帝爵，口銜天憲，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。出入臥內，靡問朝夕，巧於將迎，則君心為之必移。況隆以高爵，分以厚祿，加之信任，以資其威福之權哉。我宋開基太祖皇帝，鑒前代之弊，務行剗革，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，徒使供門戶灑掃之役。寶元以後，員數倍增，祿廩從優。咸平中，秦翰、雷有終因討王均之亂，既而有功，授以恩州刺史〔「恩」原誤為「思」〕。自後劉寶信等〔「寶」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92作「保」〕，初無纖毫之功，咸起僥倖之心，乃攀援二人，遂皆遙領國防刺史，議者否之。繼以明道，制命出於帷幄，威福假於宦寺，斜封墨敕，授之匪人，委用漸大，茲風一扇，先朝之典制盡廢。當時台諫以死爭之，期必行而後已。今乃不然，宦寺之數不知其幾，但見腰金袍紫，充滿朝廷。處富貴之極，忘分守之嚴。專想威權，決議中禁，蔽九重之聰明，擅四海之生殺。懷諂諛之心，巧媚曲求者則舉而登用，勵匪躬之操，直情忤意者則立見排斥。以致中外服從，上下屏氣。府第羅列天都，親族佈滿丹陛。南金和寶、冰紈霧縠之積，侔於天子；嬖倖侍兒、歌童舞女之玩，僭擬後宮。狗馬飾雕文，土木被錦繡。更相援引，同惡相濟。一日再賜，一月屢封，爵命極矣，田園廣矣，金縷溢矣，奴婢官矣，搢紳、士大夫盡出其門矣，非復向時掖庭永巷之職，閨牖房闈之任矣。皇綱何由而振耶？是以賢才怨讟，志士窮棲，莫此為甚。昔人謂宦者專而國命危，良有以也。臣布衣賤士，無官守言責，不敢纖悉條具，上瀆聖聽，請以誤國之大者言之：童貫起自腐賤，本無智謀，陛下付以兵柄，俾掌典機密。自出師陝右，已彌歲禩，專以欺君罔上為心。虛立城寨，妄報捷邊，以為己功；汲引群小，易置將吏，以植私黨。交通饋遺，鬻寶官爵，超躐除授，紊亂典常。有自選調，不由舉薦而改京秩者；有自行伍，不用資格而得防團者；有放逐田公~YWGVI；不應甄敘而擢登清禁者；有托儒為名，了不知書而任以蘭省者。或陵德鮮禮，不通世務，徒以家累億金，望塵羅拜，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，比比皆是；或養驕恃勢，不知古今，徒以門高閹貴，搖尾乞憐，僥倖請托而立登要津者，紛紛接踵。一時鮮儷寡廉鮮恥之人，爭相慕悅，侵漁百姓，奉其所欲，惟恐居後。《兵法》：戰士冒矢石被傷，生有金帛之賜，死有褒贈之榮。自兵權歸貫，紛更殆盡，戰場之卒秋毫無所得，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，賞罰不明，兵氣委靡。凱旋未久，秩品已崇，庖人廩卒，掃門執鞭之隸，冒功奏賞，有馴致節鉞者，名器一何輕哉！山西勁卒，貫盡選為親兵，實以自衛。屯攻戰伐之際，他兵躬行陣之勞；振旅班師之後，親兵冒無功之賞。意果安在？此天下所共憤，而陛下恬不顧也。貫為將帥，每得內帑金帛以濟軍須，悉充私藏，乃立軍期之法，取償於州縣，依勢作威，倚法肆貪，暴賦橫斂，民不堪命，將士為之解體。貫方且意氣洋洋，自為得計，兇愎傲然。台諫之中，間有剛毅不回之士，愛君憂國，一言議己，則中以危法。遂使天下不敢言而歸怨陛下矣。今者中外之人，咸謂貫深結蔡京，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，並倡北伐之議。經營既久，國用匱乏，乃始方田以增常稅，均糴以充軍儲。茶鹽之法，朝行暮改，民不奠居。加之以饑饉，迫之以重斂，其勢必無以自全。陛下苟能速革其弊，則赤子膏血，不為此曹涸也。今天下之民被茲毒蠱久矣，其貧至矣，養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。昔人謂刻核太至者，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焉。臣愚，深恐無常心之民，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，或萌不肖之心，其患有至於不可禦者。又況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民之怨氣，天心憫焉，非朝廷之福也。劉蕡謂：自古宦官領軍政，未有不敗國喪師者。其言載之青史，雖愚夫愚婦莫之或非。陛下倘優悠不斷，異時禍稔蕭牆，奸生帷幄，追悔何及。伏願陛下廓天日之明，塞陰邪之路，制侵陵迫脅之心，復門戶掃除宦寺之役，使安其分可也。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，其源深於女禍，陛下若昵之，此臣愚所不識也。恭惟陛下以社稷為心，以生靈為念，思禍患於未萌之機，戒其所當戒，更其所當更，自宸衷決而行之，無恤邪論之紛紛。天下幸甚！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，則皇綱不振者，此也。臣一介草茅，世食陛下之祿，沐浴陛下之膏澤久矣。當此之時，人各隱情，以言為諱。臣獨輒吐狂直，上觸天威，非不知言出而禍從，計行而身戮。蓋痛紀綱之壞，哀生靈之困，變亂將起，社稷將危，忠憤所激，有不能自己者。不識陛下能赦之否？臣聞唐貞觀時，有上封事者，或不切事，文皇厭之，欲加黜責，鄭公諫曰：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，封事其謗木之遺乎！陛下思聞得失當否，咨其所陳言。言而是乎，為朝廷之益；非乎，無損於政。帝悅，皆勞遣之。今臣惓惓之私，非敢望陛下咨其所陳，口口口彩其實而行之，使納諫之君，不獨專美於前代，臣子之至願也，惟陛下裁之。嗚呼！犯顏批鱗者，人臣

之盡忠，廣覽兼聽者，聖王之盛德。臣之所以自處者，可謂忠矣；陛下所以處臣者，宜何如焉？願少緩天誅，庶開忠讜之路，永保無窮之基。倘或不容，身首異處，取笑士類，亦臣所不恤也。

靖康初，堯臣為宣義郎、成都府華陽丞。欽宗親批雲：安堯臣昨所上書，議論慷慨，愛君憂國，出於誠心。可特轉奉議郎，除見缺台諫官。聘書甫下，而堯臣死矣。